

龍  
城  
札  
記

盧文弨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# 龍城札記目錄

## 卷一

王肅解經故與鄭康成異

鞠躬鞠躬窮窮窮

輓輓

陽有賜晉

魯公爲字禹人

象恭滔天

河水洋洋

月令太尉

僞尙書古文不可廢

孟子先適梁後至齊

趙文子論舅犯

鉏訓立辨斫

濂爲滌之重文

泚之奧之

雁嗇

## 卷二

應廬

劉須溪

鐵禦蛟龍

古人音喜悲

安禪

米粢

郝經雁足繫書

省心雜言

一甲二三人亦可稱狀元

船倉

煞神

樞星門

僧

婦人亦稱丈人

岐勃

春王正月

衛風淇奧倚重較兮

周書君牙先王與先正當互見

裘籽

資絺資皮

董黯

狴狴猩猩

朔南暨

而與能古音義同

縣實鄒單是一人

更受古互用

鶴鳴于九臬

那亦音聃

卷三

士冠禮無見父與賓之文

繼室

表德兩字可不全舉

尊上

屐

塑像

礪

尺亦升勝石碩竝通用

帳構

古音字

莒人滅郟

龍城札記。抱經先生掌教龍城時之所記也。先是先生掌教鍾山。有鍾山札記四卷。嘗自序而刻之。先生嗜學。至老不衰。有所得輒隨手札記。卽癸丑家居後。未嘗一日廢鉛槧也。此三卷則曾繕寫成篇。遂取刻之。與鍾山札記竝行焉。去年冬。先生訪友金陵。留止鍾山者旬餘。歸道毘陵。病終龍城書院。今刻是書。益增死生之感矣。嘉慶元年七月之望。海寧錢馥識。

# 龍城札記卷一

杭東里人盧文弨

## 王肅解經故與鄭康成異

王肅不好鄭氏學人之所見不同，亦何害？乃必有意與鄭乖異，甚且不憚改經。故古人相傳之故訓，以伸其所獨見，前人固已有覺之者。近武進臧玉林著經義雜記，摘辨尤多。其元孫鏞堂從子學，爲予校毛詩釋文，多本其祖之說，而其自爲說，別白是非，亦甚明確。陳風衡門，泌之洋洋，可以樂飢。毛傳有樂道忘飢之語，鄭箋作樂飢，謂經文必本是樂字，故鄭不云樂當爲瘵。正義云：定本作樂飢，知孔穎達本所載經文，亦必是瘵飢矣。唐石經初刻樂，後覺其誤，而改爲瘵，又證之文選。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：日本足利古本，皆是樂飢。韓詩外傳二引詩，可以療飢。瘵與樂一也。正義引王肅、孫毓，皆云可以樂道忘飢。是傳中樂道忘飢，乃肅所私撰，而孫毓從之。樂飢二字本相連成文，今乃截樂字爲樂道，截飢字爲忘飢。毛公必不如是之支離也。又豳風東山，勿士行枚。經文本作行，毛音衡，橫之於口中也。鄭就行字讀爲銜，義亦與毛無異。今箋則云：初無行陳銜枚之事，行讀爲杭，亦肅所改。釋文於經但云鄭音銜，於箋始音戶剛反。則鄭本不讀行爲杭，明甚。行枚二字亦相連，今又破行爲行陳，枚爲銜枚，與樂道忘飢語極相似，甚不可通。乃以之誣毛鄭，不亦異乎？

鞠躬鞠窮窮躬

論語鞠躬如也。鄉黨篇凡三見。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。夫信爲曲身。何必言如。以爲非曲身而有似乎曲身。此亦形容鮮當。案廣雅。鞠躬謹敬也。曹憲。鞠音邱六反。躬音邱弓反。儀禮聘禮記康成注。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。曹氏之音。正與鄭注相合。是鞠躬當讀爲鞠窮。乃形容畏謹之狀。故可言如。不當因躬字而卽訓爲身。今窮躬二字。廣雅皆譌寫。世人以其不常見也。遂無有正之者。賴有曹氏之音。猶可攷其本字。卽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。亦賴有陸氏釋文。張淳辨誤尙皆作鞠窮。陸止載劉氏音弓。則非劉氏皆讀如窮本字可知矣。張云。爾雅云。鞠究窮也。鞠窮蓋複語。非若踧踏之謂乎。余未見張說。頗亦有此意。鞠窮踧踏皆雙聲。正相類。說文唯鞠字訓曲脊。不云窮躬。亦不引論語。若鞠字實義。踧鞠也。推窮也。養也。告也。盈也。並未有曲也一訓。至史記魯世家。鞠躬如畏然。徐廣音爲窮窮。字少異。而義未嘗不相近也。論語此三句之下。一則曰如不容。一則曰氣似不息。一則曰如不勝。使上文是曲身。亦不用如此費詞覆解。或云。攝齊升堂。鞠躬豈非曲身乎。余曰。言攝齊則曲身自見。正不必復贅言曲身。且曲身乃實事。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。同母爲雙聲。取諸直靖母是雙聲。鞠、見母。窮、羣母。非雙聲。窮依劉氏音弓。同見母。乃雙聲。鞠與窮音邱六、邱、弓二反。同溪母。是雙聲。而謂與鄭注相合。則非也。錢韻識。

輓軛

包咸注論語云。輓者。輓端橫木。以縛軛。軛者。輓端上曲鉤衡。其說非也。戴東原云。軛所以持衡者。軛亦作輓。大車名輓。韓非子外儲說引墨子曰。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。用咫尺之木。不費一朝之事。而引三十石。

之任。案墨子魯周篇。子墨子謂公輸子曰。子之爲誰。不如覆之爲車。器。須臾斷三寸之木。而引三十石之任。輿輪非所引不同。說文。輓。車輻帶持衡者。輓。大車輻帶持衡者。

案大車高以駕牛。小車衡以駕馬。其關鍵則名輓輓。輓輓所以引車。必施輓輓然後行信之在人。亦交接相持之關鍵。故以輓輓爲喻。轉身上曲。上曲非別一物。大車之高卽橫木。橫木卽輓。包氏以踰丈之軻六尺之鬲。而當咫尺之輓輓。疎矣。近儀徵阮氏元作車制圖解。亦如戴說。而引伸之云。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注曰。輓穿轅端著之。輓因轅端著之。鄭說本不誤。又案揚雄太予經閑次三曰。關無鍵。盜入門也。拔我輓輓。貴以信也。此卽子雲用論語之義。其曰拔。則爲衡上之鍵可知。且輿上關鍵同一義。此皆輓輓爲衡高鍵之證。戴侗六書故曰。轅端橫木卽衡也。乃持衡者。其說亦不爲包氏所誤。

### 陽有賜音

爾雅釋詁。台。賚。卜。畀。陽。予也。今本郭注云。賚。卜。畀。皆賜與也。輿。猶予也。陸氏釋文。陽音賜。又如字本或作賜。近時本兩賜字皆作賜。夫陽賜同一音。卽是如字。且陽苟讀如字。則上音賜二字亦贅。此由後人疑陽與賜音不相近。而妄改之耳。今幸宋本不誤。可正之。因知郭注必本是賚。卜。畀。賜。皆與也。故下卽承云。輿。猶予也。以陽爲賜。以予爲輿。皆卽用漢人易字之法。如郭氏注穆天子傳。以諫爲閒。同是一例。此注下又云。因通其名。始引魯詩陽如之何。巴濮之人。自呼阿陽。此則從如字讀。夫予字。已見上條。陸云。予。余。竝羊如反。此則音羊汝反。然則此條正義實訓爲取與之與。通其名。亦可爲予我之予。讀者但見引魯詩以下便止。知如字一讀言與賜同音。義則懵然。夫輿字非輿僻。何必連賜字成文而義始顯。且君子曰。賜。小

人曰與二字亦微有別。觀下不兼承賜與言。則賜本不在皆字下。明甚。噫。古人之書。爲後人憑臆肆改者多矣。孰從而一一正之乎。

魯公爲字禹人

禮記檀弓。禹人。公爲之字也。說文。爲。母猴也。爾雅在寓屬。故以爲字。錢氏馥曰。左昭二十九年傳。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。曰。務人爲此禍也。君父不應稱臣子字。當是名禹人而字爲爾。說文。禹。母猴屬。禹。務。音同。假借。愚案。古人行文。亦當有遷就之處。如曰爲爲此禍也。疊兩爲字。頗不清楚。想公當日亦以不順口之故。而改稱其字。非傳家之修飾也。如北魏當曹魏未禪晉之時。而魏書卽稱曹魏爲晉。此史家有意相避。後校者一一改正。是則是矣。而失其本意矣。

象恭滔天

堯謂共工象恭滔天。孔傳說甚牽強。後來釋書者皆未詳。或以爲脫誤。或以滔天爲衍文。唯當塗徐位山解曰。竹書紀年。帝堯十九年。命共工治河。六十一年。命崇伯鯀治河。則鯀未命以前四十一年中。治河者皆共工也。時帝問誰順予事。而驩兜美共工之僭功。帝謂其貌若恭順。而洪水仍致滔天。與下文浩浩滔天同一義。文昭案。徐解滔天甚切當。要之。此四十一年中。亦未嘗全然無效。唯是治之不順其性。故時而底定。時而橫決。馴至於洪洞無涯。始謀易其人而任之。必非四十年皆滔天之日也。鯀障洪水。當時亦豈無小效。唯苟趣目前之計。而水仍不歸壑。故績用終於不成也。位山。名文靖。雍正癸卯舉人。以鴻博經學



徵。此說見所著管城碩記。

### 河水洋洋

漢書地理志引邶詩河水洋洋。師古曰。今邶詩無此句。余謂當作洋洋。從楚姓之羊。晉與瀟瀟正同。此所引乃新臺之篇。正在邶詩。班氏定不誤。

### 月令太尉

月令本在周書。而諸儒爲呂不韋作春秋。以此散置於十二紀之首。此春秋之所由以名也。而說者遂疑爲秦制。此大不然。向與同年。謝侍郎論及此。侍郎亦以爲宜還之周書。唯官名有太尉。周時未聞有此。仍不能不使人疑。然諸儒旣爲不韋纂集。則以秦制改周官。亦事所必有。故當時校逸周書。付梓。謂太尉必本是司馬。爲秦人所改耳。今當去太尉。仍稱司馬。則完然爲周書矣。及觀當塗徐位山之說。卽周亦安必無太尉。并月令正義所云。不合周法之四證。亦一一辯明之。其言曰。據魚豢典略。古者兵獄官皆以尉爲名。國語。晉悼公使祁奚爲元尉。鐸遏寇爲與尉。奚午爲軍尉。管子管藏於里尉。又襄二十一年左氏傳。欒盈曰。將歸死于尉氏。杜預曰。尉氏討姦之官。正義曰。周禮司寇之屬。無尉氏之官。又石氏星經。紫微垣右樞第二星曰少尉。尉旣有少。則應有太矣。故中候握河紀云。舜爲太尉。河圖錄運法云。堯坐舟中。與太尉舜觀鳳凰。如尙書立政常伯常任。準人牧夫。皆周禮所無。安見無太尉官耶。應劭以太尉爲周官者。是也。季秋合諸侯制百縣。爲來歲受朔日。此因大饗。帝告廟而受朔也。若謂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。而季秋爲

來歲受朔日。卽是九月爲歲終。十月爲受朔。此時與周法不合。試問秦以十月爲來歲。卽以十月爲來年。而孟冬祈來年於天宗。又以何者爲來年乎。季冬與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。以待來歲之宜。若謂秦以十月爲來歲。卽以季秋爲歲終。而季冬何以待來歲乎。史記始皇十二年。文信侯不韋死。二十六年。秦初併天下。改年始朝賀。皆用十月朔。則秦以十月爲歲首者。不韋死十四年矣。安得呂覽中預知十月爲歲首乎。至謂周郊天。服大裘。乘玉輅。而月令車旗服飾。竝依時色。與周不合。亦非也。周禮玉輅以祀天。而郊特牲云。戴冕璪十二旒。乘素車。周禮蒼璧禮天。牲從玉色。而祭法云。燔柴於泰壇。用騂犢。又明堂位云。周人黃馬蕃鬣。則素車蒼璧黃馬。騂犢之殊。安必不因時色乎。況乎方郡縣而云諸侯。方刑酷而云施惠。方坑儒而云選士。方焚書而云入學。吾知其有不然矣。文昭案此論快甚。故全錄之。以釋後儒之疑。

僞尙書古文不可廢

尙書僞古文。東晉時始出。宋元以來。疑者衆矣。近世諸儒攻之尤不遺餘力。然雖知其僞。而不可去也。善乎。白田王氏之言曰。東晉所上之書。疑爲王肅、束皙、皇甫謐輩所擬作。其時未經永嘉之亂。古書多在。摭綴緝。無一字無所本。特其文氣緩弱。又辭意不相連屬。時事不相對值。有以識其非真。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。往往在焉。有斷斷不可以廢者。至於姚方與之二十八字。昔人已明言其僞。直當黜之無疑。案此爲持平之論。後人可不必更置喙矣。王氏名懋竝。字子中。寶應人。進士。由教授特召授翰林院編修。其文已梓者僅九卷。考證經史極明確。聞所著尙多。惜無由盡見之。

### 孟子先適梁後至齊

王氏又攷得孟子適梁當在惠王之後十四五年。未幾惠王卒。子襄王立。在梁蓋未久也。若依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。則距襄王之立。凡十七年。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。而書梁事亦不得如是之略。以惠王自言三敗之事攷之。齊廢太子申。在惠王之三十年。而喪地於秦。辱於楚。史記魏世家則以爲襄王五年。七年。十二年之事。由誤以惠之後元年爲襄元年故也。惠王屢經挫衄。故卑禮厚幣。以招賢者。而孟子之至。必當在惠之後十四五年無疑也。至齊宣王當爲齊湣王。沈莊仲錄朱子語已云然。而大全不載。諸儒亦無及此者。案齊湣王初年。疆於天下。與秦爲東西帝。其所以自治其國者。亦必有異矣。末年驕暴。以至滅亡。此則唐元宗。秦苻堅之比。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。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。王由足用爲善。皆語其實。而湣王之好貨。好色。好樂。好勇。卒不能以自克。末年之禍。亦基於此。後來傳孟子者。乃改湣王爲宣王。以爲孟子諱。蓋未識此意。約略孟子在齊。不過四五年。其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年。下距湣王之歿。更二十五六年。孟子必不及見。則不得稱諡。故公孫丑兩卷。但皆稱王。乃其元本。而梁惠王兩卷。則稱宣王。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。

### 趙文子論舅犯

檀弓載趙文子之論舅犯也。其言曰。見利不顧其君。其仁不足稱也。噫。舅犯誠仁人也。奈何謂其仁不足稱。余嘗病斯言之爲過。後見武進蔣濟航先生集中。有子犯論一篇。語極痛快。論曰。人苟利之爲見。則趨

之唯恐不及。其能舍目前之富貴。而邑邑俟諸十九年之後乎。人苟不顧其君。則無往而顧其君者。其能拂君之欲。逢君之怒。舍安樂而馳驅犯難。以圖不可知之霸業乎。且秦穆之勸重耳以復國也。不可謂非忠告。裏言也。而當日辭之若浼曰。父死之謂何。又因以爲利痛乎。其言之深切著明也。迄今誦其言。有不肅然心傷者乎。以正人心。以篤父子。仁莫大焉。至其以璧授公子數言。所以償前此食肉之言。而探其意也。夫人於患難時。有小忿而至手戈以逐。則君臨時生殺。唯命能必。其念前勳而懲其忿。以相宥乎。於願。頗有明徵矣。是知子犯之言。揣禍非求利也。而乃文致其罪。冤矣。此論出。而於人意。乃始暢然。蔣名汾。功。余同年丈人也。其古文足名家。生平於孟子用功尤深。著有四編。皆推闡其文義者。

### 鉏訓立斲斫

說文。鉏。立斲斫也。今二徐本俱作立斲所用也。係後人妄改。蓋不知斫之爲義。而疑爲所字。又以不成文。而更增一用字。因使讀者不復致疑。今幸廣韻鉏字下所引。尙不誤。得以正之。爾雅釋器。斫謂之鎡。郭注。鎡也。說文訓鎡爲大鉏。淮南精神訓。繇者搗鎡。兵略訓。奮僭鎡。以當脩戟。長弩。高誘注。竝訓。鎡爲斫。此皆可以爲斫卽鉏之確證。

### 滌爲滌之重文

今說文無滌字。鼃以道得。唐人說文本。以校徐鼎臣本。著參記。許氏文字一書。共三冊。樓大防曾見之。攻媿集中答趙崇憲書。載鼃氏說曰。滌。徐、力。鹽反。唐、力。覽反。从水从兼。徐本曰。薄冰也。一曰。中絕小水。唐本曰。薄冰。

也。或曰中絕小水。又曰淹也。或从廉。徐氏闕濂字。案素問夏三月之病至。陰不過十日。陰陽交期在濂水。楊上善曰濂水靜也。七月水生時也。然則从兼者亦古文廉字。非兼并之兼。以上皆以道說。大防案素問二十四卷陰陽類論濂水注云濂水者七月也。建申水生於申。陰陽逆也。楊上善云濂廉檢反。水靜也。七月水生時也。唐本既曰或从廉則非無濂字。據此則周子之濂谿與元次山之唐嶠活出於意見者自不同。說文云活水出琅邪靈門靈山。則活字非次山所造也。錢觀謙。

### 泔之奧之

荀子大略篇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。門人曰泔之傷人。不若奧之。楊倞云泔與奧皆烹和之名。未詳其說。文詔案非烹和也。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。泔米汁也。泔之謂以米汁浸漬之。門人以易致腐爛。食之不宜於人。或致有河魚腹疾之患。故以爲傷人。說文奧宛也。宛奧也。奧與宛皆與鬱音義同。今人藏魚之法。醉魚則用酒。醃魚則用鹽。置之甕中以鬱之。可以經久且味美。奧如鬱韭鬱麴之鬱。鬱韭見說文。麴字下鬱麴。見釋名。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。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。正與傷人相反。

### 臠膏

釋名言語篇煩繁也。物繁則相雜。撓也。省膏也。臠膏約少之言也。省與煩相對成文。此篇例皆如此。或因太平御覽移入人事部。瘦人類中引作省瘦也。臠瘦御覽本約少之言也。遂依此改舊文。不知臠字本亦非誤。周禮地官大司徒注云瘠臠也。又臠人注云不售而在臠久則將瘦臠腐敗。釋文竝云臠又作臠。音

稍疏。引考工記梓人云。大胥臞後。臞是細小之義。故云瘦臞。是疏所據。鄭注作臞字也。據此。則釋名定當作臞。舊本但譌臞。從日旁耳。不當改爲臞瘦。考工記臞作燿。又案省瘦亦可通。但非釋名本耳。周禮大司馬。馮弱犯寡。則眚之。注。眚。猶人眚瘦也。古省省通用。春秋莊廿二年。肆大眚。公羊作肆大省。周禮大司徒。眚禮卽省禮。

# 龍城札記卷二

## 應廬

宋胡宿文恭集館中候馬詩落句云去驕呼已遠自笑守應廬。又上小謝學士啓中亦有更直應廬句。此用應休璉百一詩問我何功德。三入承明廬。然亦太牽強。集中往往類此。因老子有如登春臺語。卽用老臺。因杜牧詩誰人得似張公子。千首詩輕萬戶侯。卽用作詩戶。因北山移文有昔聞投簪逸海岸。卽用作海簪太守。堂曰雌堂。稱天曰杵天。皆生僻不可爲訓。宿詩佳處固不減唐人。而鬪湊之病正當分別觀之。又其於小學及經史音訓。率未留意。故押韻及詩之平側。閒亦多誤。

## 劉須溪

向來聞人言宋廬陵劉辰翁之號。乃劉湏溪。湏與類同音義。不當作須字。今見施愚山先生螻齋詩話中辨此字云。廬陵有龍鬚山。溪出其下。須卽古鬚字。曹輔送周吉州詩云。廬陵太守告我行。先把廬陵爲君說。龍鬚山對殷侯池。池面山容兩清絕。據此當作須溪無疑。

## 鐵禦蛟龍

凡江湖大川之處。皆鑄鐵器以鎮之。以蛟生於水而性畏鐵故。或投之水中。或置之岸側。所以豫防其害也。順天劉李河倚橋有長鐵篙二。俗人相傳以爲梁王彥章所用之鐵槍。非也。余至岳州見洞庭湖。

側有鐵械。長沙學使署大門內有大鐵鍋。江寧城側有鐵鈔。形似所以止舟者。而絕高大。十數人舉之不能勝。卽城中前明鐵廠。今改爲書院。門外亦有此物。此皆余所見者。他處諒亦尙多。案梁書康絢傳。築浮山堰。將合淮水。漂疾輒復決潰。衆患之。或謂江淮多有蛟。能乘風雨決壞厓岸。其性惡鐵。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。大則釜鬲。小則鍤鋤。數千萬斤。沈於堰所。然則槍械鍋鈔等器。其意亦猶是也。

古人音喜悲

王仲宣公讌詩云。管弦發徵音。曲度清且悲。潘安仁金谷集詩云。揚桴撫靈鼓。簫管清且悲。陸機文賦云。猶弦爰而徵急。故雖和而不悲。又詩。閒夜撫鳴琴。惠音清且悲。卽魏晉以前。亦皆尙悲。韓非十過篇。晉平公曰。清商固最悲乎。師曠曰。不如清徵。又問音莫悲於清徵乎。曰。不如清角。王充論衡書虛篇云。變性知音律。調聲悲善。又感虛篇云。鳥獸好悲聲耳。與人同也。自紀篇云。悲音不共聲。皆快於耳。古詩。上有弦歌聲。音響一何悲。誰能爲此曲。無乃杞梁妻。史記刺客傳。高漸離於宋子擊筑而歌。客無不流涕而去者。宋子傳客之阮籍樂論。桓帝聞楚琴。悽愴傷心。倚房而悲。慷慨長息。曰。善哉乎爲琴。此正不必益以雍門數言而已。能使人淚承睫也。然不知古人之意。何以獨喜悲如此。蓋絲聲本哀。素女鼓五十弦。瑟音過悲。黃帝使破爲二十五弦。悲究非和平之音。其好尙當起於戰國時耳。

安耽

今人常語。勸人休息曰安耽。大約作此耽字。頃觀宋范忠宣純仁集。有和王微之以足疾不赴西湖賞雪。



詩云湖光映雪凝深碧。野色當軒展素紈。心似白公何慮脚。燕堂深暖小安禪。自注二字其下云音丹。作此安禪字。案禮記玉藻禪爲綱。乃衣之無裏者。得與單通用。曹憲注博雅云。今人作禪禱字。艸下著溥。失之。然則單薄亦當用此禪字。僧家有所謂挂單者。卽挂禪也。香山詩。既有心情何用脚。范詩中用語。

### 米粩

余向見樓攻媿集有米纜詩。二字甚新。因筆之鍾山札記中。今見宋陳造江湖長翁詩中。字作米粩云。予以病愈不食麪。此所嗜也。以米粩代之。詩云。厥初木禾種。移植雲水鄉。粉之且縷之。一縷百尺彊。勻細繭吐緒。潔潤鵝截肪。吳儂方法殊。楚產可倚牆。嗟此玉食品。納我蔬蕨腸。匕筯動輒空。滑膩仍甘芳。豈惟僕釜餌。政復奴枕榔。卽今弗泊感。頗思奉君王。又見楊誠齋集中詩。題有云。上元夜屑粉爲繭絲。以卜一歲之禍福。亦米纜類也。吾鄉細粉略似之。然亦澄麥屑之瑩白者爲之。亦非米也。粩字見玉篇。胡鹽切。訓饘也。與廣雅同。米纜俗所呼。以形相似耳。粩字但以音相近傳之。未必確。藥上聲。纜去聲。俗閒或混然無別也。

### 郝經鴈足繫書

宋留元使郝經於眞州十五年。經乃於九月一日。用蠟丸帛書繫鴈足。祝之北飛。事載元史。余嘗疑之。九月。鴈正南翔之時。安得北飛。以爲好事者傳會。未必實然。然當時吳澄。袁桷。蔡文淵。李源道。鄧文原。虞集。宋濂。皆有題識。並無一人致疑者。則事必非妄造。今攷得繫書雖以九月。而虞人獲鴈於汴梁金明池。實